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熊惠.中国神话母题资源的文化认同表达[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5):11-18.

中国神话母题资源的文化认同表达

熊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00)

摘要:中国神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库。凭借神话母题客观、组合、典型的特性,对各民族神话资源进行探索,能够发现各民族表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证据链。从表达路径看,多民族同源共祖母题与文化祖先、文化符号相关的母题组合,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溯源性、神圣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在数字时代的进程中,神话母题资源的数据化和基于知识图谱的神话母题资源可视化研究,成为当代加强神话研究实践性反思的重要举措,在提高当代神话母题资源开发效率的同时,也为现代文明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发掘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表达提供了支撑。

关键词:中国神话母题;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母题数据开发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5-0011-08

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大家庭。据相关研究考证,神话作为萌芽于文字未出现阶段的产物,其产生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期。从研究经验上说,“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这片‘圣地’”^{[1](P217)}。中国神话作为中华民族先民生产生活的集体文化记忆和智慧结晶,在留存先民生活印记的同时,更寄托着民族^①的精神向往,先民对生存环境兴起的想象以及心理层面的价值认同灌注其中。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故事,也不是死的过去的记录,乃是关于更大的实体的陈述。这实体,既包已往,又包现在——还活着的现在。”^{[2](159)}神话叙述的原始事象无疑是探寻无文字记载阶段人类精神文明意蕴的重要线索,蕴藏于其间的文化认同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反映,更是见证中

华优秀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证据链。

一、问题缘起

中国各民族神话是表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富矿。^[3]民族文化认同,指民族主体成员在接触与实践的过程中,经各主体成员以自我标准进行甄别和选择而形成的对特定文化事象的认可、赞同与依附,并由此在行为、心理、精神等层面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4](P194)}的过程。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经56个民族先民的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概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并不是56个民族相加的总称,而是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荣辱与共的整体。^{[5](P13)}中国神话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库,是集体以口头形式创编的产物,尽管其萌芽形态可

收稿日期:2024-04-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大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汉文文献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词研究”(23JDTZ02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贵州少数民族汉文文献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词研究”(2024-KYZ-001)

作者简介:熊惠(1994—),女,贵州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叙事与民俗文化研究。

① 本文的“民族”表述的是“中华民族”以及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的人类共同体。

能源于个体,但未淹没于历史长河且世代得以传承,要义还需归结为蕴藏于其中的文化价值观得到了传承主体间的选择与体认,这种体认“即使在最拙劣的翻译中也被保留下来”^①。中国神话的保留就得益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在文化构成中既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要素,也同时泛化到文化中的各个方面之中,文化构成中的每一个要素,只要是相对稳定的,都包括了人们的认同”^{[6](P37)}。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形式,神话的“实质并不在于它的文体、它的叙事方式,或者它的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7](P46)},神话中的文化要义能够得以长期留存并传承,母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母题作为“叙事过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单位或标准对神话故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在文学乃至文化关系方面,能在多种渠道的传承中独立存在,能在后世其他文体中重复或复制,能在不同的叙事结构中流动并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新的链接,表达出一定的主题或其他意义”^{[8](P19)}。藉此,面对数量庞大的神话资源,以母题作为分析工具,从各民族神话中寻找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探索出先民寄于神话中的表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证据。除去借助神话母题的流动性,这里述及这一研究论证路径的原因,主要还基于母题具有几个突出特征。

第一,神话母题相对客观而稳定,民族对神话母题的选择,映射了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神话是“原始人对集体需要、对集体情感的回答”^{[9](P19)},在其“尚未成为‘遗迹’之时,并不具有理论意义,并不成其为人们施之于周围世界的科学认识或前科学认识的手段,而无非是负有纯属实践的功能,并诉诸史前

事迹的所谓超自然现实性,维系部落文化的传统和延续。神话将思想编织成说,使道德得以确立,使一定的伦理准则为众所遵循”^{[10](P26~27)}。神话作为远古先民早期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虽然在传承过程中因传承者的个体差异会不可避免地附着主观因素,但母题作为分析神话的重要标准,若按照其“名称性、情节性、语境性、概念性”^②规范做相应提取操作的话,应该说这一标准是相对客观且稳定的。另外,就神话本体而言,神话于原始先民“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和与它周围的存在物集体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9](P504)}。换言之,原初神话的产生并非来自情感导向,而是源于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切身需求。以我国各民族丰富的创世神话为例,透过各民族神话中与创世者相关的母题,诸如“创世者 A 的特征”^③“创世者 A 的事迹”等,能够反映出恶劣生存条件下先民们对周遭环境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的差异体现在不同民族神话叙事带有鲜明民族的印记,只有被一定范围内的群体共同接受,让接受者能够充分体悟潜藏于其中的民族观念与文化力量,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这为后世借助神话探寻远古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神话母题具备组合性,民族神话中的母题组合,编织出民族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依据母题进行神话文化意涵分析的操作中,仅凭某个母题,往往并不能得到所期待的结果。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神话的真正构成单位不是一些孤立的关系而是一束束的关系,只有以这种关系束的组合的形式,这些构成单位才获得能指的功能。”^{[7](P47~48)}从所指上看,斯特劳斯强调的“关系束”与母题组合相得益彰

① 出自列维-斯特劳著,陆晓禾等译《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 页。在中华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都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或文字对神话进行保留、传承,这些神话的内容在汉译后,从其内涵与意义来看,并不妨碍后世通过各民族间神话内容,进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探索与考量。

② 参照神话学者王宪昭编著的“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系列母题辑录,名称性母题主要是神话传承中积淀的特定的人或事物,语言形式上表述为一个名词或名称性词组,在特定的神话语境中使用,如“黄帝”。情节性母题一般与叙事主题密切相关,语言形式上表述为一个词组或含有主谓语的短句,有较为明确的含义,可以视为较强的叙事单元,其结构功能较强,往往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神话中使用,如“黄帝的产生”“黄帝的死亡”。语境性母题是情节性母题和名称性母题的辅助性元素,其含义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如与神话事件“黄帝产生的时间”“黄帝产生的背景”等相关的一些母题。概念性母题的产生源于当今神话大数据建设的实际需要。一些神话研究成果中出现的观念既涉及大量的神话母题,又与神话叙事的解读存在自然的联系,如“黄帝文化的价值”“黄帝名称的演变”等,这类概念虽一般不会出现在神话文本中,但对母题的检索与解读却具有重要作用。

③ 此处的 A 是多民族神话中创世者名称的代指,在具体神话中做出替换,如“创世者黄帝的特征”。

彰。母题作为特定的神话分析单位,区别于一般语言结构单位,是更高级、更复杂的“大构成单位”^{[7](P17)},因而想要充分发挥神话的所指功能,回归神话母题组合是必要的,相关问题将于下文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多民族神话母题组合表达的文化价值观,在符合社会层面客观发展需要的同时,更是表现了中华各民族间在文化交流、文化选择、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需要。远古时期,个体难以抵御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威胁,源于生存需要,在以群体形式开展的与生存相关的活动中,群体间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群体的稳固、壮大与发展,但理念的建立往往依赖于观念层面的情感依附与归属倾向。祖先借助神话向族群传递团结的力量,以此在族群内部建构起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但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口头传承的特性使神话难以字句不漏地流传,同一神话往往存在大量异文。如果流传时间久远,神话中“属于同一束的那些关系的出现可能间隔较长”^{[7](P48)}。纵观当今留存的各民族同类型神话,虽然其母题组合的数量与排列不尽相同,但其往往遵循着特定的严密逻辑,“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重新放在它们的‘自然’组合中,我们就能根据一种新型时间参照系重新组织这个神话了”^{[7](P48)}。这种“自然”性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母题组合的相对稳定性,因而神话组合又成为佐证先民观点与认识的重要证据链,凭借这些证据链,今人拥有了与远古先民展开对话的重要纽带。

第三,神话母题具有典型性,特定母题的强大凝聚力,激发了民族文化的内生动力。如果“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11](P1)},且如果这种相对客观的叙事已通过各母题组合得到了有力支撑的话,那么,神话母题体现的典型性,主要是特定的、相同或相似的叙事或叙事链(母题或母题组合)在多民族神话中得到高频复现与阐释。高频复现与阐释涉及两个维度的问题,一个是量的维度,另一个则是各个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从个别到一般。换言之,从神话中寻找典型的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表达的相关证据,需要从各民族神话内寻找到相当数量的与民族文化认同相关的母题,且无论是从特定神话的母题组合,还是从该类型神话所表达的整体思想上看,都能够体现各

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体认与归属感,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内核中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说,同类型神话母题在各民族神话中的高度凝聚,是民族实体凝聚力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具备这样的论证条件,在为相应的结论增添说服力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体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张力。神话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思想表征于母题、母题组合、单篇神话、类型神话等多维度,卡西尔从神话思维的角度曾阐释过这种整体与部分^①的“共生或对应”关系,认为将“整体连同其所有神话—实体本质进入部分,它在感受和实质方面就在部分之内,从这种意义上说,整体就是部分”^{[12](P72)}。在我国诸多民族的神话中,存有大量对同源归属倾向进行表达的母题组合典型,为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多元统一状貌提供依据。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虽历经风雨,但终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同甘共苦,民族文化带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到的作用显著。

二、母题组合表达文化认同的传统路径及特性

母题组合在维持神话内部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境下,亦保持着流动性与多元性,即特定母题组合在支撑神话稳定传承的同时,其结构内的各个母题既可以在相同或相似类型的神话中稳定传承,也可以在多元类型神话中沟通互鉴,更能够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新的神话。纵观我国各民族神话^②,有几类代表性母题组合的叙事方式,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可以说这几类母题组合是多民族先民无意识地凭借神话母题的典型特质,以灵活而多元的组合方式,将文化认同倾注于神话的重要代表,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突出特性。

首先,多民族以表达同源共祖的母题组合为根柢,表达文化身份认同,诠释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渊源性。文化认同的形成虽然并非一蹴而就,但一旦形成,就会稳定而持续地影响人们做出文化选择。亘古亘今,人类主要以群体形式生存,源于现实环境的归属需求,“我是谁”成为人类最早的哲学设问之一。关于这类来源问题的思考,中国多民族神话借助“同源”和“共祖”母题组合进行了相关的解答。

“同源”母题表达为多民族祖先来源于同一处,

① 本文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理解为特定神话与构成它的母题(母题组合)的关系。

② 对某一民族的神话进行甄别主要从其传承主体、内容、形式三方面进行判断。传承主体上,依据传承人(口述者)所属民族进行判断;内容上,与特定民族的生产生活、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形式上,能够展现出特定的民族民俗特征。

即初创世或再创世时,世上没有人,也没有各民族,始祖通过不同的繁衍形式使得人类得以产生,经历特定事件的这些人(或神性人物)成为现今不同民族的先祖。神话学者王宪昭按照地理方位划分,对流传于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华南、中东南五个地区的“同源”神话母题数据进行了统计,从母题数量来看共涉及二百七十余个母题。从母题组合构成来看,往往由人类再生的原因(W2501)^①、人类再生的方式(W2520)、繁衍不同代的人(W2571)等构成。正如“神话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有回溯既往、瞻顾当前而自成活的实体那种性质”^{[2](P159)},这类神话往往回溯人类的苦难经历,即洪水、天塌地陷、地震、天寒地冻、战争、瘟疫等灾害之后,世上人类生命消失,通过某种方式,人类获得重生,重生的人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直接而有力地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相关例证可见于傈僳族神话《洪水》^{[13](P386)}、德昂族神话《百片树叶百个人》^{[14](P357~358)}、拉祜族神话《蜂蛹、葫芦传人种》^{[13](P375)}等,诸如此类的神话都表达了多民族本源一物,分居各地生活,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思想。

“共祖”母题表达为多民族祖先直接由同父同母所生,这种表达反映了多民族间心理层面对彼此密切关系的体认。此类母题组合结构与上述“同源”母题相似,但在表达过程中有如下几类情形值得关注。一是同一民族流传于不同地区的母题对中华民族共祖认同的表达。如同样是侗族神话,贵州流传的《姜良姜妹》^{[15](P43~46)}和湖南流传的《姜郎姜妹》^{[16](P28~30)}都表达了侗族与其他民族拥有共同始祖、互为同胞的思想,而祖先认同促使文化认同成为自然之事。同一民族的同一神话即便流传于不同地区,从母题上看其相同的思想观念依然蕴藏于其间,这一情形并非偶然或巧合,不限于侗族,相同情形同样可见于其他民族神话,不胜枚举。二是同一民族的不同神话对中华民族共祖认同的表达。譬如,独龙族神话《洪水泛滥》^{[17](P575~580)}讲述兄妹婚后生的九男九女,成为今天多个民族的祖先,相同母题亦可见于独龙族神话《人、鬼、蛇》^{[18](P1023)}。尽管从神话名称的能指上看,二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两则神话母题的所指如出一辙。三是文化认同表达细节在多民族神话中的相似性。卡西尔曾论述:“在神话中没有什么东

西是纯虚构性的;对神话来说,内容的相似性不是内容之间的纯粹关系,而是使内容彼此隶属的真实纽带——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数之相似性。”^{[12](P160)}的确,有一种奇特现象,从神话记录的史前社会一直延续到当代文明中,即某些数字除了其本身的数学意义之外,还兼有某种神秘的,抑或说神圣的哲学层面意义。譬如,景颇族神话《人种流传·阿妈身上的肉》^{[19](P28~29)}讲述汉族、傣族、德昂族、景颇族等九个民族的祖先,原为同父同母所生。仡佬族神话《阿仰兄妹造人烟》^{[15](P54~56)}讲述阿仰兄妹成婚后生的九子是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等民族的祖先。数字“九”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往往作为虚数,以示数量众多。笔者认为“共祖”神话中的此类数字组合方式,是先民在一定范围内对周遭世界进行体认的重要方式,充分表达了民族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特色。

其次,多民族以共同文化祖先的神性事迹为依托,表达文化价值认同,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神圣性。从哲学层面而言,当个体从思想意识层面对特定文化事象的神秘性乃至神圣性抱有共鸣时,更利于触及精神层面的认同,从而保证民族文化在群体间稳固传承。“对原始人来说,存在物和客体的神秘力量、神秘性质才是它们的最重要属性……简而言之,可以在某些存在物和某些人之间确定神秘的关系,因而这些人就享有感知这些存在物的特权。”^{[9](P62~63)}在我国多民族神话中,感知存在物的特权,抑或是感知文化、传承文化的特权,往往集中于特定文化祖先形象上。先民通过各种母题组合塑造种种与文化祖先相关的神圣事象,继而在群体意识层面建立以文化祖先为寄托的文化认同感与崇尚感。从多民族神话中梳理文化祖先的谱系,有两个要素是保证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得以建构与传承的重要路径:一是多民族神话对同一文化祖先的塑造,二是多民族神话对文化祖先神圣性的共同塑造。简言之,共同的文化祖先为文化认同奠定基础,文化祖先与生俱来的神力为文化认同的神圣性提供佐证。

一方面,就多民族神话对同一文化祖先的塑造而言,多民族神话母题给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充分的数据支持。笔者对搜集到的多民族神话中与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等文化祖先相

① 本文 W 系列编号源于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若后文不单独提及,编号均来自于此书目。

关的神话母题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与盘古相关的 5150 个母题中,流传民族涉及汉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佤佬族、瑶族、朝鲜族、黎族、壮族等 32 个,细分各民族支系,则包含 69 种情形。与伏羲相关的 1130 个母题中,民族涉及面覆盖汉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佤佬族、瑶族、羌族、壮族等 18 个民族。与女娲相关的 2533 个母题,涉及汉族、满族、傈僳族、朝鲜族、彝族、藏族等 21 个民族。与黄帝相关的 4035 个母题,涉及 16 个民族。与炎帝神农氏相关的 4480 个母题,涉及 14 个民族。与尧相关的 2359 个母题、与舜相关的 1580 个母题、与大禹相关的 2773 个母题也广布于我国多民族神话中。当然,囿于人力物力,难以全面搜集神话资料,但从同一文化祖先在多民族神话中出现的证据来看,我国多民族对于共同文化祖先的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多民族神话对共同文化祖先神圣性的塑造呈现出丰富的情形。譬如,多民族神话对文化祖先伏羲神圣性的塑造。汉族神话《伏羲教民》^{[20](P1186~1187)}认为是天帝派伏羲下凡帮助世人过上幸福生活。彝族神话《母虎日历碑》^{[21](P547~549)}尊伏羲为发明阴阳八卦和生产生活工具的部落首领。布依族神话《伏羲兄妹》^①认为伏羲是神力无限的射日英雄。除此以外,瑶族神话《伏羲兄妹》^{[22](P201~203)}、仡佬族神话《伏羲兄妹制人烟》^②《伏羲兄妹的传说》中,都有以伏羲作为人伦之神的相关表达。又如对女娲作为神圣文化祖先的塑造,除去通识的多民族神话中大都讲述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外,汉族神话《世界的由来》^{[23](P24~28)}、回族神话《“雷电起中条”的传说》^{[24](P13~14)}、土家族神话《繁衍人类》^③等,不但讲述了女娲作为始祖的来历,还认为许多工具的发明以及规则的制定都源于女娲,奉女娲为神。在塑造炎帝、黄帝、尧、舜、禹等文化祖先神圣性的过程中,多民族神话对众文化始祖与生俱来的神力进行了大力渲染。以黄帝为例,“黄帝的产生”母题,或有“附宝出门仰观天象,向上苍祈祷,感应怀胎,生下了黄帝”^{[25](P23~29)}的表达,或有“天枢星坠落下来。附宝怀孕,生下了黄帝”的说法。苗族神话《白葫芦花》^{[26](P254)}认为黄帝是天神的子孙。壮族神话《花和

姓》^{[27](P348~349)}认为伏羲兄妹变成花和姓,花和姓结婚生黄帝,黄帝接续繁衍,继而有了后世的子孙。除此以外,在白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多民族的神话中也存在相似情形。多民族神话通过对文化祖先的产生、事迹、功绩等多维度事象的神圣性塑造,在突出文化祖先具备神力的同时,为民族文化的神圣性做出重要铺垫,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使文化认同得到跨越时空的持续发展。

最后,多民族以共同神话符号的推演铺陈为支撑,表达文化符号认同,印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持续性。我国多民族神话所涉猎的关于神、人、物的叙事,印证了历史长河中先民所持有的思想准则、道德观念、宇宙观和人生观。其中一些重要的反复出现的母题所表达的意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作为凝练的文化认同表达符号,它们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辨识度。譬如,龙、凤符号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表达中就极具代表性。主要表现于两个层面,第一层是龙、凤符号在中华多民族神话中的高频复现。从这一层面着眼,龙是我国各民族神话中有威严、尊荣、智慧和好运等象征意义的神兽,威力无穷。在多民族神话中,往往能够见到神龙遨游于天地、变幻形态、掌管风云雷电山川河流的表达。与之对应的,作为神话中的神鸟,凤凰则有吉祥、幸福、永恒、重生、和平、美好等象征意义。凤凰也常常与龙一起,合称“龙凤”。为探索龙、凤符号在中华多民族神话中与神话人物相关的文化母题的关联程度,笔者从搜集整理的在中国多民族中出现频率排名前 50 的神话人物相关母题中,查找到 27552 个无重复的神话母题实例。在此基础上,以“龙”进行检索,筛选结果显示,有 2096 个母题实例中出现了与龙相关的表达,以“凤凰”进行检索,有 214 个相关的母题实例。二者筛选出的母题涉及 48 个民族的神话。当然,本次母题检索范围仅仅是中国多民族神话母题资源的一隅,但龙、凤作为文化符号在各民族母题中的高频复现,再次为以多民族神话母题为视野,寻找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的正确性提供了佐证。另一层是龙、凤符号与神话中的文化祖先密切相关。这一层面的相关表达更为直接。在与

①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委会等编印：《布依族民间文学》，内部资料，1982 年，第 3～6 页。

②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民间文学资料：仡佬族民间故事（第 49 集）》，内部资料，1982 年，第 29～30 页。

③ 陶立璠、赵桂芳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洪水篇）》，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内部资料，第 209 页。

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大禹等文化祖先相关的 24040 个神话母题中,提及盘古,多有“龙蛋生盘古,盘古鸡首龙身,盘古龙首蛇身,盘古龙首人身,盘古出行龙凤护驾”的表达;提及伏羲,有“伏羲人首龙身,伏羲乘龙出行,伏羲的父亲是黄龙,伏羲的儿子是龙”的表达;提及女娲,认为“凤凰是帮助女娲补天的神鸟”;提及黄帝,有“黄帝乘龙出行,黄帝出生时有神龙护驾,黄帝龙颜,黄帝乘凤凰”的表达;提及炎帝,认为“炎帝是感神龙生,炎帝人面龙颜”;关于尧舜禹,则有“尧是感龙而生,尧是龙子,尧是半人半凤”“舜产生时其父梦凤凰落石板,舜是凤凰的化身,舜乘龙出行”“大禹是龙神,大禹是黄龙”等丰富的表达。从这些母题资源中可见,龙、凤符号性明显,且与神话中的文化祖先呈现出密切的联系,借助符号简洁凝练的特性,将中华民族符号与中华民族文化祖先进行有机结合,能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持久传承发展提供助力。

三、文化认同视域下母题资源的开发与新形态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视域下的神话母题资源,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但也需要面对现代化进程给神话原始生境带来的冲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数字时代的进程,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兴起的语境下,妥善保存作为重要文化认同记忆载体的神话资源,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命题。与此同时,将神话资源进行顺应时代发展的转化与发展,也不容遗滞。神话母题作为支撑神话传承的重要元素,经过神话学者的长期努力,目前贴合中国本土神话的母题体系建构工作已处于框架成形、逐渐完善的阶段。近年来,计算科学视域下的中国神话母题体系整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视域下的神话母题研究成果相继展现。目前看来,有两项正在逐步推进的母题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探索和发掘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表达提供了助益。其一是神话母题资源的数据化,其二是基于知识图谱的神话母题资源可视化。前者是保证后者顺利开展的基础,后者在有效检验前者准确性的同时,更直观地呈现出神话叙事元素之间的谱系关系。

一方面,神话母题资源数据化的开展,有利于提

高发掘相关母题资源的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认同相关神话知识的挖掘与分析。神话母题数据化是指建设专业的神话母题管理系统,按照预制的母题数据标准,将相关神话母题转化为可统计、分析、操作、阐释的量化形式,旨在促进相关母题资源的开放、共享、交流。母题资源数据化在为神话研究者抑或是神话爱好者提供便捷获取神话母题资源渠道的同时,也能为过往以定性方法为主的神话研究增加定量层面的佐证,从而进一步增强相关论证结果的说服力。譬如,笔者曾参与国内首个专门为中国多民族神话研究建构的特色科学数据库平台“中国神话数据库”^①的建设,该数据库对中国多民族神话中的神话人物母题数据进行了开发,母题数据涉及神话人物的“产生、特征、身份与职能、生活、事迹与经历、关系、名称、死亡与纪念、遗迹与遗俗、其他相关母题”十大类型。在此基础上,每一类型的母题又有更深入的层级划分,由大到小、由浅入深,这一举措旨在逐步建立具备层级性和逻辑性的神话母题数据库,为未来借助神话母题分析相关神话中的文化表达提供便利。藉此,以中华民族创世始祖“盘古”为例,笔者为了探索其在多民族神话中的叙事情形,在中国神话数据库进行了分级检索试验,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级,以“盘古”为检索词,筛选出相关的母题数据 5325 条,数据库可供下载的数据包含神话人物的“名称、一到四级母题描述、民族、实例描述、流传地、出处”9 项内容,各项之间的相互印证清晰地展示了相关母题资源的内容与出处,这种数据化的呈现形式,有利于促进神话内容的形象化和直观化,以簇状聚类展现的数据能够以定量形式使神话中塑造的形象更为突出。第二级,笔者借助从大到小的分层逻辑进一步检索了与“盘古的特征”相关的母题数据,涉及 499 条,包括各神话人物的“综合体征、头部特征、面部特征、眉特征、眼特征、耳特征、鼻特征、口特征、身高、体重、皮肤特征、手臂特征、腿部特征”等。第三级,以“盘古的综合体征”为索引,筛选出 45 条母题数据,其中涵盖“龙首人身、龙首蛇身、鸡首龙身”等表达。

至此,可以发现,沿此路径,数据库浏览者可根据自身研究需要,进行下一级检索,或者反向检索,亦可进行任意检索。值得提及的是,检索的任一母题,都可以从中国神话数据库页面“民族”和“流传

① 中国神话数据库(<http://myth.scidb.cn/>),该数据库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上线。

地”检索下拉框内查看到数据分布情况。以“盘古的综合体征”母题数据检索结果为例，从数据库页面“民族”下拉框可以快速查看到该数据分布于汉族、侗族、苗族、瑶族、仫佬族等多民族神话母题数据中；从“流传地”下拉框内，可以看到该检索的母题数据流传于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湖北等地区。这一检索模式提升了直观把握神话中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相关的母题的效率，更益于神话研究者从神话中发掘与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证据，从而提高借助神话寻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效率。

另一方面，知识图谱的神话母题资源可视化，主要基于神话领域知识图谱的建构与开发，这也是实现与文化认同相关的神话母题资源的可视化的重要途径。在神话母题大数据的支撑下，利用计算机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28,29]技术处理我国各民族神话母题资源的相关研究正在兴起。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知识图谱做出了解释^{[30],[31](P3~5),[32](P2~7),[33](P2~4)}，但目前看来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中国神话数据库中的知识图谱是指大数据技术手段下产生的用于描述神话中实体及实体间关系的图形化知识表示方法，主要运用三元组“主语-谓语-宾语”(Subject-Predicate-Object)的格式对神话母题数据进行存储和查询。三元组格式中的主语和宾语由神话中的实体表示，实体在图谱中以节点(Node)表示；谓语用来表示主语和宾语两个实体间的关系，由边(Edge)与两个或多个节点之间的关系表示。这种存储方式的特性在于使机器准确获取搜索结果，还有助于理解和推理出潜藏于实体背后的深层次语义关系。

在中国神话数据库的神话大数据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与其对应实体的母题数据量成正比。从图谱中可以看到不同大小、错落有致分布的关于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神农、尧、舜、大禹、盘瓠等文化祖先的节点，节点越大，即与之相关的母题数据在知识图谱的底层数据中占比越多。从某一节点出发，以边表示关系，将两个节点进行连接，神话大数据图谱采用不同的配色，将不同类别的节点进行了区分，包括英雄、事迹、神性人物、特征……植物、民族、地名等 20 个类型。各节点以颜色加以区分，可直观显示与特定神话人物关联的数据类型结果。与此同时，点击某一节点，与之相关的母题数据会自动显示在页面数据列表中。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为例，笔者在图谱检索框中输入“祖先”，图谱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表示黄帝的节点非常突出，这影射出“黄帝”与“祖先”的关联密切。点击“黄帝”节点，与之相关

的节点被筛选出，相关母题数据显示在数据列表下方，从“三元组”列不仅可查看到相应的“三皇，祖先，黄帝”，其表示有神话曾述三皇的祖先是黄帝，还可以看到类似“藏族，祖先，黄帝”“盘瓠，祖先，黄帝”“蒙古族，祖先，黄帝”“满族，祖先，黄帝”等表达，表示曾有神话母题数据表述过藏族、蒙古族、满族等都认同黄帝是他们的祖先，从而为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提供了可视化证据。

神话大数据图谱作为神话母题资源数据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产物，其建构得益于神话文本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也是建构共同体记忆与数字化记忆处理方式的结合，在中国神话数据库建构的过程中，神话大数据图谱被定位为建构以神话为切入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一种关键性实践，相关问题还有待以专篇形式进行阐释。应该说，以神话知识图谱作为神话数据化的技术支撑，是进一步挖掘、阐述神话，加强神话研究实践性反思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适应提高神话资源开发效率的要求，也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中国神话数据库试图利用知识图谱的特性，在实现神话母题资源可视化的同时，更深层次地探索蕴藏于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了解潜藏于民族神话母题背后的中国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情状，并探寻蕴藏于神话中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构规律，不断寻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证据。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3]王宪昭.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09(A04).
[4]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6]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M].陆晓禾，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8]王宪昭.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苏联)谢·亚·托卡列夫，等.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M].魏庆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11](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M].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3]《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编审委员会.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Z].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14]陶阳,钟秀.中国神话(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3.

[16]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2.

[17]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编委会.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 15 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18]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9]鸥鹭渤,等.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 10 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0]陶阳,钟秀.中国神话(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1]陶阳,钟秀.中国神话(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册)[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3.

[23]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汉族)[M].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

[24]济源市邵原镇人民政府,济源邵州文化教育研究会,济源邵原创

世神话群[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

[25]金麦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全集[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

[26]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布依族、仡佬族、苗族)[M].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

[27]农冠品.壮族神话集成[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28]刘峤,李杨,等.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综述[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6(3).

[29]李涓子,侯磊.知识图谱研究综述[J].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

[30]漆桂林,高桓,吴天星.知识图谱研究进展[J].情报工程,2017(1).

[31]肖仰华,等.知识图谱:概念与技术[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32]陈华钧.知识图谱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

[33]刘知远,等.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from Mythological Motif Resources

Xiong 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00)

Abstract: Chinese myth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ene pool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objective, combination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thological motifs, we can explore the mythological resourc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o find the evidence chain of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ression path,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ethnic homologous themes, motifs related to cultural ancestors and cultural symbols provides a powerful example for the origin, sacredness and permanenc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gital age, the digitization of mythological motif resources and the visualization research method of mythological motif resources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mythological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ontemporary mythological motif resources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myth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myth moti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motif data development